

悼念趙聚鈺先生

(本文另有插圖刊九十九頁)

尹雪曼

有幸獲識趙主任委員聚鈺先生，是在距今十七年前的民國五十三年夏天。那年夏天——五月二十日，電影界發生了一件空前的大悲劇。包括南洋華僑巨子陸運濤先生在內，一架民航機在臺中縣上空失事，很多位電影界的領袖人物遇難。那時，是我剛到臺灣省電影製片廠工作不久，第十二屆亞洲影展正在我國舉行。由於死難者之一是臺製廠廠長龍芳先生，於是，在一次治喪會議席上，我得以獲識趙主任委員。

這一次，趙主任委員在我心中的印象是：一位和藹的謙謙君子，而不祇是一位高級長官。更特別的，乃是趙主任委員沒有一般高級長官不易親近的神態；正相反他那溫和的笑容，使人覺得無事不可向他請教，無事不可跟他商量，甚至無事不可要求他伸出他的援手來。

果然，就在那天為龍芳先生籌商治喪的會後，趙主任委員對我說：「有沒有什麼困難？有困難，來跟我商量。」

當時，我的感受是：這樣的長官真是太好了。祇是，我並沒有去麻煩他。因為，一些小困難很快地便解決了。如此，很快地過了兩年。

民國五十五年四月底(?)，一天(是個星期五)，我忽然接到王茂山先生從高雄市寄來的一封信。信上說，希望這個星期六的上午跟我見

個面。王茂山先生是我早在民國四十年前後就認識的一位朋友；他的書讀得極好，又能寫一筆好文章。民國四十年前後，他在海軍總部政治部擔任主管文宣工作的第二處處長；而我，則是新生報南版(現在的臺灣新聞報前身)的採訪主任。

由於當時的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上將，以及繼任的總司令馬紀壯上將、黎玉璽上將都十分禮遇新聞記者，所以我限許多記者朋友，如：民國五十二年過世的中央社高雄市特派員張明烈、中央日報高雄市特派員何鳳池、中華日報高雄市特派員李立維、記者張益羣，以及新生報南版攝影記者蕭維孚，幾乎沒有一天不往左營海軍總部跑。既到海總，自然要到政治部；到政治部，就要跟茂山先生打交道。所以說，跟茂山先生相識到民國五十五年，已有十多年。祇因十多年來，我一直在新聞界，茂山先生一直在軍政界，因而不常見面。現在，他要約我相見，我雖不知道爲了什麼，但是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。

可是，很不幸地，第二天(星期六)早上，我打開報紙一看，發現一則新聞，說王茂山先生星期五晚上在高雄市警察局附近，發生車禍；一條腿被摩托車撞傷；當時已送醫院。於是，我想：不必準時去輔導會拜望他了。(當時，茂山先生任輔導會第一處處長。)

如此，又過了幾天，我接到趙主任委員辦公室一通電話；要我於某日上午十時，到輔導會晉見趙主任委員。我自然準時前往。

趙主任委員問了問我在臺製廠的工作情形，隨後就說起王處長茂山先生跟我之約。趙主任委員說，那是他的意思。現在，王先生因腿傷住院治療，所以，只好親自約我來談。最後，趙主任委員說，他希望我能到輔導會工作。

當時，我聽了，不勝感動。我想：自己何德何能，竟然能獲趙主任委員如是的青睞！但是亦就這年的五月十五日起，我跨進了輔導會這個退休役官兵大家庭的大門；繼王茂山先生，擔任輔導會主辦的「榮光周報社」社長。自從民國五十五年到今天，剛剛十五年。

祇是，誰又能相信：趙主任委員將於他在任二十五年之後，要離開我們，離開他的家人，離開這個世界呢？他一直是一位精神抖擻，步履矯健，滿臉笑容的長官。沒有人見他發過脾氣，沒有人見他皺過眉頭；更沒有人聽到過他曾於什麼時候唉聲嘆氣。他臉上永遠掛着溫和的微笑，那笑容，幾乎變成他的「標誌」。只要有趙主任委員在，就有那溫和的、可親的微笑。有那溫和的、可親的微笑的地方，一定就有趙主任委員。民國五十八年十月間，我們大夥兒追隨趙主任委員

到臺省各縣市訪問榮民；一天早上，當大夥兒吃過早飯，在臺東知本溫泉大飯店院子裏閒談時，有誰請求要跟趙主任委員合影留念，趙主任委員自然答應了。但是這一答應不要緊，接着，每一個人都要與趙主任委員合照。趙主任委員於是一邊笑着跟每一位同仁合影，一邊大聲說：「跟我合照的，每人收五塊錢！」說得大夥兒都笑了。我，當然沒有錯過這個機會。而那張合影，我還請我們輔導會的「攝影大師」朱根榕兄爲我特地放大了；迄今仍舊掛在我的書房裏。那兒知道，四月二十六日，他偕夫人匆匆飛往美國，而我也於幾天後的五月一日，飛往漢城。當我於五月三十一日返國後的第二天——六月一日，一大早到了輔導會，就問：主任委員回來了沒有？

我獲得的是一個十分失望的回答。我所以失望，乃是因爲五月九日早上，大韓民國全羅北道（「道」等於我國的「省」）知事（即省主席）趙澈權先生，請我與鍾肇政兄在他的官邸早餐時，席間談起來，趙知事說認識趙主任委員。但是，他接着說，恐怕趙主任委員早已把他忘了；因爲他認識趙主任委員時，只是韓國陸軍中一名中級軍官。我於是說：不會。跟着，我就把趙主任委員爲人的寬厚、精細，說給趙知事聽。並說，回國後，一定要將這天的談話，報告趙主任委員。趙知事聽了，十分高興。並說：如果可能，他很樂於到中華民國來訪問。那時，他自然會到輔導會拜望宗兄趙主任委員。

那餐早飯，是韓國式的，擺滿了一大桌子的菜；還有米飯。我因那幾天吃辛辣之物太多，消

化不良，所以不敢多吃，祇喝了一碗味道極佳的熱湯。但不管多吃少吃，賓主談話却談得極爲投機，極爲愉快。我告訴趙知事說：臺北市的「龍岡（劉關張趙）宗親會」規模極大，力量也大；他去後，必定可以受到宗親會的盛大歡迎；所以希望他早點兒抽空前往。由於在韓國訪問日程太繁，五月十五日，我從東京寄出一封信，將上情報告趙主任委員。我想，不必等我回國，趙主任委員就會寫信給趙知事，並邀他訪問中華民國。那曉得六月一日，我回國了，趙主任委員還沒有回國。而此後幾天，消息愈來愈多，愈來愈混亂。八日早上，我甫到辦公室，就知道趙主任委員已於七日早上逝世了！輔導會的三層樓裏，剎那間充滿一片悲淒，一片黯淡。再沒有人高視闊步了，再沒有人大聲談笑了。從走道上走過去，走過來的同仁們，個個都是靜靜的，低着頭，疾步而過。這時，副秘書長韋德懋先生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，拿出趙主任委員最後爲「輔導工作紀要」第五輯所寫的「序言」，祇說了一句話：「付排吧，」就忍不住地，以雙手掩面，失聲痛哭起來。我一邊落淚，一邊說：「副秘書長保重……」便趕緊跑回參事室。大概是今年元月二十日前後，趙主任委員在會報上指示說：希望「輔導工作紀要」第五輯（從民國六十四年元月至六十八年十二月），能在今年的輔導會議舉行前出版。可是，當我把這項指示轉告五位執筆撰稿的同仁後，他們說：「怎麼可能呢，現在已一月底了。」又說：「輔導會議四月中旬召開，時間只有兩個半月。寫都來不及，不要說印了！」

「輔導工作紀要」是記述輔導會自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一日成立以來，迄今二十多年的法令規章，人事變遷，以及爲輔導國軍退役官兵就業、就醫、就養、就學等各項興革。前四輯於民國六十四年初出版，每輯涵蓋五年，自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一日起，至六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共計二十年零兩個月，都五百餘萬言。第五輯仍爲五年，預計字數約爲一百五十萬言至二百萬言。不要說兩百萬言，就是一百五十萬言吧，也夠瞧的了，怎麼能夠於兩個半月內完成呢！

可是，我認爲只要想完成，一定能完成。於是，我就不顧一切地，儘可能地請求各撰稿同仁幫忙，請求榮民印刷廠協助。各撰稿同仁與榮民印刷廠拗我不過，只好日夜趕工；終於，這部共有一百七十萬言的「輔導工作紀要」第五輯，在四月十七日問世了！趙主任委員十分高興。在輔導會議第三天的大會席上，他愉快地報告了這部書完成的消息。同時，又用右手大姆指與食指比劃着說：「這麼厚！這麼厚！」說罷，又要韋副秘書長把樣書拿給與會代表傳閱。可是，書前缺少了趙主任委員的一篇序言。趙主任委員答應寫。初稿完成，他就匆匆地走了。韋副秘書長希望趙主任委員回國後，再作一次核閱，才作定稿。因此，「輔導工作紀要」雖老早印好了，却未大量裝訂。現在，既然無法再由趙主任委員親作最後核閱，一切也就祇有從簡了。

五輯，整整的二十五年。國家、民族雖然萬古常青；但是，人能有幾個二十五年呢？然而有這二十五年，趙主任委員已經可以不朽了！



(上右) 趙聚鈺與蔣彥士合影
(上左) 趙聚鈺主委向輔導會同仁致詞時留影
(下圖) 趙聚鈺頒獎給謝齊家副主委
(文見一二三頁尹雪曼「悼念趙聚鈺先生」)